

182

10

24

此回是財字一篇小結。末蓋禿僧藥以後乃極力寫色的利害。此又寫財的利害。為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声一哭也。

西門捐金人言彼不得朋友之報。不知其盜子虛之物為捐金之費。比盜賊得平人財物而施人者更加一等罪惡。蓋我既盜朋友之財。何責朋友之負我哉。

二目已做完。又接敘水秀才一眼。蓋水乃冷物。今欲寫西門氏冷落。于七十九回後而不露。冷信于前數十回之前。不特無以勸懲。亦何以為之文字哉。然即寫一水秀才來。則正炎熱時。何以入此冷姓。而水秀才一來。文字亦必冷盡矣。故先

提明水秀才乃閒閒說出又輕輕抹去重複寫一溫字出來
言此時冷雖未冷熱已不熱惟此尸居餘氣以旦夕待死耳
故隔花一戲借韓金釧透出寒字又借春鴻留春燕死透出
春去秋深此又以水溫二秀才言不熱之漸將冷之凡層層
文字固自做開卷冷熱二字非真个有西門氏請代筆先生
也至後溫秀才去而聶而湖代寫軸文已隱一冷水于內故
帶水戰冷已極矣而西門死伯爵祭文方用水秀才水字爲
冷豈不益信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時節得鈔傲妻兒

詩曰

清河豪士天下奇

意氣相投山可移

濟人不借千金諾

狂飲寧辭百夜期

雕盤綺食會衆客

吳歌趙舞香風吹

堂中亦有三千士

他日酬恩知是誰

哭盡天下萬世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
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
鴻一人送去已往迎正是

千金散盡教歌舞

留與他人樂少年

却說常時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主又日
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
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个不見却告

房下
你

訴誰每日叫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
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
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
瓶落水說的當時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
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盃伯爵道這却
不當生受當時節拉了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
鮮魚酒過兩巡上弟兄如此所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
官人說的事情這几日通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
下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着大官人還沒出門
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何如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
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几盃應
伯爵便推杯酒不吃了常時節又勸一盃算還酒錢一同出門徑

奔西門慶家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醉了
几日覺精神減了几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
園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个尋花問柳頑耍
好不快活勝筵難再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所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
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兩童
兩個抬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
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所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
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抬着進去了
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
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

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
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
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抬來的西
門慶道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
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
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得事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合
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的還不見到不知
買賣貨物何如這几日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裡頭關了
些送來與哥麼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擱着書也沒稍封
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開應伯爵挨到身
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
哥只麻做一團沒个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
典舖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有的他嫂子日夜
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体面因此常二
哥與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曾許下他來
因爲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
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貼緊只得
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
多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生一
間床房一間厨灶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个
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

潘驍乃請

常二嫂也

常

把几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
子我就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
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
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
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
好襖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
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几日不是要遲你
的你又沒會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
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
來子孫高大門間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也須問其如何來
者苗青之物可濟

所以後富貴
因在輕財好

財物子立

振法悲仰

心比耳

怕

此上無知

氏耳

不知怎的又

要打

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个人堆積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
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一哭為財字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
吃畢常時節作謝起身細着銀子權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
渾家開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
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尙兀自子權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
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聾裡受用那常二只
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
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無價之
寶渾身還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一
場氣了又為財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十二三兩銀了一堆喜的
字一哭

可惜
者必
之由

奪之情似
可憐

錢勝於父
可嘆而可恨

裡有話

第一奇事
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見了銀子就要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為銀子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裏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為銀子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怎地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久花見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几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為銀子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吊了淚來兩個大都閉羞口又沒個人勸解閉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憐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非此亦不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總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兌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攬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幾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與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几件衣服辦几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

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

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可常二取梯梯望街上買了米梯梯上又放

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

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几

个請你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

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

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則便那婦人聽說笑的往井

边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

人便一个自吃了收拾家酒打飯常二夫妻衣服常二袖着銀子

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几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

襖一條綠紬裙子一件月白雲袖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紬

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鴉黃綾襖子一件白色紬

直身又買几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

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

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

好明日去買家活果有此景當日婦人歡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

在東洋大海去了一篇柴米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

个自打發常峙節出門依舊在所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

个武職恁的一个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納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

太師門下那里通問的書東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个先生在屋裡叫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个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別樣都要這個到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後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个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几次只不得中他冒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个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几科禁不的髮白鬚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几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我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隻手受呼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弄甚麼數伯爵道好是弄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有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子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又要偷漢跟了個人走走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官情書東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紀的他些書東兒念來我听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認

銀瓶落水故必高來

第一回書
聽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

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宇在邊傍
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美如椽往來言蔬落筆起雲烟

西門慶听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却怎
的不稍書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
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三世之交因
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家學生子一般的聰明
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兄
弟彼此不向形迹更隨意寫個曲兒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
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話說伯爵道哥不知道

這正是拆白道理九人所離舍宇在邊傍立着官字不是个館字
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裡
有一个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几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
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一對膽
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
前年他在一个李侍郎府裡坐館那李家有几十个丫頭一个个
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几个伏侍的小廝也一个个都標致龍陽
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念頭後來不想被几个
壞事的丫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
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外開動街

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了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伏面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慌吊皮鬼混人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他有个姓溫的秀才水秀才總是溫秀才之影也且待他來再處正是

將軍不好武

稚子總能文

第五十七回

此回單爲永福寺作地何則永福寺金瓶梅歸根之所不寫爲守備香火則金蓮亦不能葬此春梅亦不來此使止寫守備香火而西門無因不凡無因而果顧客失主乎故用千金喜捨總爲後文衆人俱歸于此地

如瓶兒死于梵僧藥而藥由永福寺金蓮敬濟葬于寺中春梅逢月娘于寺內而玉樓又因永福寺見李衙內是衆人齊歸于此寔同散于此也安得不特特寫一重修之千金出于西門氏乎

接寫二尼即經相映成趣見不反本篤寔重倫好社雖于金之施何益身命止是爲敗亡之因且豈但于金無益即再捨

些亦不過如此而已點醒世人無限一笑回嗔蓋順筆照管
金蓮敬濟初得手情事又點明不能放胆以為西門死後地
步也文字點染之妙如此

寫金蓮敬濟情事即于永福寺化緣之後見金蓮不知死也

第五十七回

聞緣簿千金喜捨

戲離欄一笑回嗔

詩曰

野寺根石壁

諸龕遍崔嵬

前佛不復辨

百身一莓苔

惟有古殿存

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

足令信者哀

公為領兵徒

諸天必讚歎

鬼物無嫌猜

山莊莊園地

五音和多種

都倚蓮花台

成佛作

之父母

不能逃

離缺

哀之

不聖神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个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

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麼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祖做孩

子的時節經七八歲有个哥兒從軍边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

老娘思想大的孩兒常時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

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過為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

咱咱也好分憂兒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裡知道自從你老頭兒

去世你大哥兒到边上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个不知

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

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里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

抓尋哥兒討个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

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途便可去的直
在那遼東地方去此一萬餘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纔到
哩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噯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
个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鞞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
整一整望着婆兒拜个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
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
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眼淚悶悶坐的看看
紅日西沉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處黑魃魃影兒裡
有一个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的俺
小的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
忍也忍到跟前說良你還未無哩咱已到遼東抓拿哥兒討的平
安家信來也婆婆笑說道孩兒何不去的正好俺家有人家

只是不要吊慌哄着老娘那有一萬里路程朝往暮還的孩兒道
娘你不信麼一直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
又取出一件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婆親手縫的毫厘不差因此
填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道
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存下雨升鐵針又在
梁武帝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敕建永福禪寺特爲
寺一構衆人做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人將散矣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歲月如梭時宣事改那得遇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
肉這班上人但一个个多化去了只有几个德賴和尚養老婆吃

燒酒甚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几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的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荒涼涼將一片鐘鼓道場變作荒烟蔓草三十餘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小小一不想有个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个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就重錫在這個破寺裡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个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向好兆中尋

忽一日發个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崩塌的不成模樣了這些蠢狗才驢的禿驢止會吃酒噎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地豈不一語與書天不任事人西門大官人居住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此王侯前日錢延彬御史曾在咱這裡擺設酒席他見寺宇傾頽就有个重新鼎建的意思若得他為主作倡官情早晚開把這好事做可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恁生打扮但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明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顰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春梅時又
你動作

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宝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个是古佛菩薩現身于是辭了大衆着上禪鞋戴了个斗笠子

到房門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房上。」西門慶道：「應二爹，你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多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撒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柱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得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們，却曉得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打了个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腳到東京，沐泉錫在永福禪寺面。」

弟子白應為佛出力，因此貧僧發願，這今念頭前日，老極起行。

各位老爹時悲，怜本寺廢壞，也有个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已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一語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馳經，開象教；慈騰衍法，啟宗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頽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

福地啟建自梁武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
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洎舍白玉爲塔高閣摩空
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巨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
鬼戕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
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入天那知歲久
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莽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歎道人懶惰
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
蛇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頽一而二二而三支撐靡計
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午夜晨鐘朱紅檣榻拾來煨酒
煨茶合抱棟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
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處訪不見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
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興則隱梁柱椽櫓不拘大小
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儉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
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
个个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
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是不相瞞在下
雖不成个人家也有几萬產業奈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
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
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頹頽是有个捨財助建
的念頭蒙老師小顧那敢推辭拿着兎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

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好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情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簿力簿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簿力簿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門的行徑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体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

得家物平花家物平

閣了

兒毫筆那長老打个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里財官大監府縣倉巡一个个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官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

永福寺修理停當單等金蓮矣

西門慶送了長老到廟上與伯爵坐地

伯爵坐地

我正要差人請你

不行忠孝
義皆是
何況多行
是極盡恭
亦不能免
淫謀奸害
以此亦作者
耽天道之罪

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東京多謝眾親友們與咱把家今日安排小酒與眾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

一團恭敬忽換此二字五百兩水消矣

伯爵便說道好个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捨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几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几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總是財施

大掃西門難

道我從旁撮掇的不當个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

捧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裡頭只見

那潘金蓮咻咻叨叨沒撻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几下噴涕

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了去。李瓶兒又爲孩子涕哭自與姪子丁鬢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喫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寡緣與自己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耍笑打覷的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必竟是个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几句话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星。

妻賢每至鷄鳴警

款語常聞樂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娘沒搭簪貧財好色的事。本少兒春兒都不贊下。也不去勸與那小兒。子也子可明。

作者有所

有每不之乎吳
些按此必語之
作者有所

耳

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明。今生還難道

是生刺刺胡搗亂扯歪廝纏做的。

此意誤

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

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

廣爲善事。就使強姦了姪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

母的女兒。也不減我幾天的富貴。

該

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

个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

了薛姑子提了一个盒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

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裡。月娘一面讓坐。看官所說。原來這薛

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

生理

又是金蓮舊稿

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裡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

秘亦為方
善事就
善行善体
加上捨俗出
則為善
極之善女人
天豈不報

種種畜類以
沙虫均知愛
而人所貴者
剛五常似
寺淫婦將
近戒絕更
因奸殺夫
乃萬畜不
如以則畜
愛子而為
夫者

眼去刮上了四五六個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有那應
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腳他丈夫那里曉得以
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就做了个姑子專一在士夫人
熟地不為勸人布施地地
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
聞得西門慶家裡富貴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
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了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兄
并師弟只是鑊鐵原何在裡床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拿得施
主人家几个供佛的菓子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如
可告要心只見番金蓮蓮兒見外也有入說話又認是別

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爾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个
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慕緣與自
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番金蓮抽
身竟走喃喃嚷嚷竟自去了那薛姑子听了就站將起來合掌叫
声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一女七
子圓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信个因果費不甚多更
自獲福無量嘆老檀越你老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
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師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
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
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

家教人念
者原為人
念而心必不敢
作其心久
得易長易發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
教人只一念
來福其意
已作去尚曰
怕的我念往
更不怕的我念
銀錢了可
士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心念
佛竟往西方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
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
裡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兒比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
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几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
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
少裝釘多少印刷有個細教經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里
去細細算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叫經坊裡印造几千萬卷裝釘
完滿以後一攪果算還他就是了正說的熱鬧又是一個子只說陳敬
要與西門慶說話

天愁悶都改作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相偎斜嘴啞
舌頭兩個肉頭麻了一回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算帳的事
情也不提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貓左顧右盼要做事又沒个
方便只得一溜烟出去了正文如此几句且說西門慶听了薛姑子的話
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銀子准准
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房裡與我印下五
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我他正話間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
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時節這
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陞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請衆人
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敘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藥品一

齊兒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
三拳兩訛的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裡
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此回將雪娥一點者何也蓋永福寺已修整衆人將去而羣
芳未彫必寒信先至故雪娥一夜西風而蓮李杏梅皆有寒
色矣

林太太因月兒之薦也故總寫月兒必云在招宣府中供唱
寫愛月兒不言語者見月兒適經受辱全已歸恨桂姐故後
日思所以陷桂姐者不一而足也文心深細如此

打狗傷人其惡固云妬瓶兒矣乃并傷及其母宜該其死比
瓶兒更慘也至于磨鏡非玉樓之文乃特特使一老年無依
之人說其子之不孝說其爲父母之有愁莫訴處直刺金蓮
之心以爲不孝者警也我國云作者以玉樓襯金蓮至此益

信看其拿姥姥送來小米與磨鏡者其于姥姥之年老心酸肉痛無復依倚者能不刺人心懷乎甚矣金蓮之可殺而凡不孝如金蓮者又皆可殺也

必云磨鏡者蓋欲金蓮磨其惡念以存本心而鏡者又以此鏡彼欲其以磨鏡之老人而回鑑其母之苦情如一體而不異也驚聞葉底不一思量能容其天地問平武二哥之刀磨礪以須者久矣玉樓此書借以作結之人也周貧磨鏡所以勸孝也以此點醒孝字之意以便結入幻化之孝也千里結穴誰其知之觀磨鏡文字作者必有風木深悲自爲苦孝之人而作此一回苦語直結入一百回孝事幻化總由此生此世不能一伸其志于親爲無可奈何之如淚也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詞曰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嗔怒着了頭強開懷也只
是恨懷于疊換則而今已拚了忘只怎生便忘得又還倚
欄杆試听重消息

右帝台春後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
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听見西門慶往房裡去慌的
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搥搥他往月娘
房裡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著一明兩暗三

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所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舖床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听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叫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搬到那里尋夥計收拾開

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个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發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開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弄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鴛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

住宅裡唱去了。先作一身分却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

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

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里叫他來。果係是被王皇親

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往。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

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

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个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

老爹就說我這里請几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

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鴛鴦都與我鎖了。整在門房兒裡這

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

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

老爹府裡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這話就說

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

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

宅裡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

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給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

了。因向伯爵道：「這一个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里叫

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

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事倒

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个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

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

酒。他還小哩。這几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

小粉頭子雖故好个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伏後唱曲也會怎生

趕的上桂姐桂姐一引半兒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虧了了

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

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

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

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與陳敬濟取了

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

在話下忽听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

慶忙冠帶迎接至大所見畢禮教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

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閑席陪坐薛內相便

公還記得就是在下須與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

裡周爺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二心古通叫老爹這裡先

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

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

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正說

話間王經拿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

个是倪鵬一个是溫必古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窓朋友來了便

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

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嚴質樸落腮鬚儀容謙仰舉止溫恭未

知行藏何如先觀動靜若是有几句單道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憤遊非礼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重、喪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濶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尙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杯、遯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焉。

西門慶讓至所上敘礼、每人遞書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也。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諸生、初學易經、一向入泮、名未改。

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个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曾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舉、甚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請至裡面、各遞讓再四方纔一边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礼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家應的、和鄉鄰都來回話道：四个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那里。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鴛子繫鎖、他慌了、纏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

慶郎出到廊台基上站立寫出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兒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嬌姍姍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那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在如已爲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道這大姐是誰家的董

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个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腳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趨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裡邊的后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边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

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兒心中
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妳去李瓶兒在房裡守着不
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
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總睡下了玉樓道大娘
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
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
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这里却叫俺花園內尋你玉
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
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總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
邊四娘房裡吃茶來潘金蓮听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
誰對你說的是四娘來潘金蓮道他每在房裡吃茶也每同來

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
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
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
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
在這邊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去哩玉樓
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
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當言道奴才不可逞小
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所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了頭
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
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

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每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个有乱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所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開，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了，忽听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个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維夏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纔罷做了个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所上敘，任醫官令左右毡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纔知老先生華

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面坐。獻上湯飯，片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李瓶兒令僕從領下去四个唱的。

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

工呈上湯餅，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術，陳仙會雜劇，纔

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声漸近，平安進來稟道：「守備府周參來了。」

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衣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

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

人交拜畢，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坐下，鋪筵下邊就是湯飯，

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

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又爲春梅地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

花簪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得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
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
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
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
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
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室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
修以備救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
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
看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人都收了又分付從
新後邊拿來碟兒上來叫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
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
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
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兩童兒拿
上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蛇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
甘露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
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已爲觀感
說道老哥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
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

你去叫那後邊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听，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姑子和娘每听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几時去來？」還道：「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過，竟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蒼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着的你？」他每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听，就指望去。好不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綾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鵝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怎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

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

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里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崔兒不在那裏兒罷了。說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敬。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自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裡。」点明月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

听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交床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聞鶴鵲夜去明來、爲訪香兒出一回董嬌兒遞與大舅酒、洪四兒遞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遏行雲迷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分付棋童備馬、拿灯笼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然如此、教棋童打灯笼送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此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房子、伯爵道、哥不肯

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裏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開个賬子舖、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个夥計、大舅道、几時開張、咱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衙門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灯笼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就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边月娘房中歇、○寒心之勢了一夜、到了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請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催本來會喬大戶、那边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几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边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

分爲率西門慶三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葺上庫、裝画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工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四童兒小廝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抱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妳又留下儿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春桂姐、吳

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又點。雪娥。衆人就拿。李瓶兒頂缺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晨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內、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腳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灯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滿幫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灯把角門門了、拿大棍把那狗咬傷、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總吃了老婆的藥、睡着了、四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寫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

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看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纏三四日兒，蹣了恁一鞋帮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点个灯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粧憨兒的？春梅道：我頭哩就對他說你起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閑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聒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看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这屋裡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瞧躡的我這鞋上的醜醜，哄得他低頭瞧，提著鞋拽巴兜臉，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提

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弄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兩点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總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與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唬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搥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砧碌了，扒起來，在旁邊解勸潘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边姐姐說：只怕唬了哥哥，爲驢扯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

此。所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惱，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與

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索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裡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來你家討頓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毯走。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看驚唬。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

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兒時有緣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玉樓能爲嚴州存地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所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拿起。

來看却是沙綠潞紬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
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
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今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
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所台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
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里吃了兩鐘酒在屋裡睡哩孟
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
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腳辦行貨子
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
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換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
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
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点灯大姐听着也不是別人

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晨刀蹬着漢
子請大醫看他乱他的俺每又不當每常在入前會那等撇清兒
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睡著和我睡
誰耐煩叫我就攬掇往別人屋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
要說俺們那大姐姐偏听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
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了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着
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出一逕顯
你那乖覺叫漢子喜歡你那大姐道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夕人
進屋裡躡了一脚狗屎叫了頭趕狗也喚起來使了頭過來說說
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坵棍傷了
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整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

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沒教訓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註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貓黑尾外合裡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干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躡到泥裡頭還躡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黃四往經鋪裡交了銀子來同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所台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黃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黃四低着頭一直後也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

經完陸羅五百部每部五分銷亮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日十一兩五錢還我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皇台經來李瓶兒連忙回房裡取出一个銀香匙來叫曹四上天平對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我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不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省的又來問我與黃四下是拿了香匙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哥多累你費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該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曹四道與他講明日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銀子連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黃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同金蓮說道李大姐

像這等都在費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橫頭也倚不死他若
不是你兒女莫說捨得這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
麼兩兒幹不出來先為官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俺每
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
蓮仗拉着玉樓玉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
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唱哩昨日爹看看就都打掃乾淨了
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還要裝臨房三間上
廂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添匠些新油漆在出月開張
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
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折了與他又搬了兩
張果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及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
安道黑影下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個老
頭兒斯浪浪搖着金盞兒過來潘金蓮使道薛姑子的過來了教
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
了分付你這四根子看看過來再不叫他每出來站了多大會兒
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担兒
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叫小廝帶出來一替兒里磨了罷于
是喚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
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
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
丟不多時兩隻手提住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
出來金蓮道臭小因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

時可噙了我道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在那里
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受他且是亮要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
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
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吓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
他放著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搗著我的鏡子照弄的怎昏昏的
其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晏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
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淨磨的耀眼爭光好人拿在手內對照
花容儼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為証

蓮臺菱花共照臨

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共慈現

好似嫦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分付平安問鋪子道更移
計欄上夏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金蓮道

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取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
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今日問你怎的煩惱
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癩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
二十一歲未曾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搵錢養
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
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六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常了媽
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
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搵錢他不著个下落待要賭氣不
等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石人落淚
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我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

了屈卿家^{金蓮}沒處告訴所以今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
你這後之姿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
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纏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
兒吃老漢在街上怎問了兩三日自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
嘆人子^{潘妮妮哭死金}玉樓道不打緊處我屋裡抽簪內有塊臘
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叫他拿與你
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
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
把昨日你姥姥捎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
與他媽媽兒吃^{以已掛遺之物}人不能養^{那來安去不多時拿}
與他媽媽兒吃之母不一返思止猪狗矣

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
個喏場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
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拙所說智誰拐去了他媽媽子是不媒人昨
日叮街上走過去不是几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因你早不說
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
他照顧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欄

拾得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消

